



弗朗索瓦·于连——比较视域中的中国哲学

2006年10月18日

来源: 论坛主题

作者其他文章

栏目广告6, 生成文件 HTDOCS/NEWXX9.HTM 备用,

法国著名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教授受我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邀请,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第十九场的主讲人, 于11月1日下午在新逸夫楼报告厅发表了题为“比较视域中的中国哲学”的学术演讲。

弗朗索瓦·于连, 现为法国第七大学哲学系教授、法国当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著名汉学家。他的研究涉及中国古典思想, 中国传统文学和美学理论, 欧洲和中国跨文化比较。此次演讲, 于连教授从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 远离自身传统, 深入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传统之中, 从希腊来到遥远的中国, 又从中国回到遥远的希腊, 以一种迂回的策略进行哲学研究, 力图创造与中国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性条件, 从而为东西方思想的自我理解展开另一种可能性。讲座共分九节。

一, 迂回的逻辑

这种迂回, 最大限度地远离猎奇, 它是方法论的, 因为这样通过中国是为着更好地阅读希腊。于连教授认为, 尽管有认识论上的断裂, 但是在欧洲与希腊思想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天生的亲近, 所以, 要了解和发现希腊思想, 就应该割断这种熟悉, 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那为何选择中国呢? 因为这个选择同时有利于: 1) 脱离印欧语言 2) 脱离历史联系 3) 要能够遇到一种在古代用文本陈述的思想, 并且本原的思想。这样, 唯一留下的就是中国。就思想而言, 欧洲与中国之间存在一种轮回。

二, 异域

从此, 要避免两种危险: “同”和“异”。一方面是种族中心主义, 另一方面是对异国情调的猎奇心理。不应该设想在中国所发现的东西是比其他地方更不同, 但至少, 框架是不同的。正是这种框架的变化使得自己思考自己。于连教授反过来向自己提出问题: 如果脱离了伟大的印-欧家族, 或者, 脱离了西方的历史, 同时与哲学史割裂, 不在能立足与我们的精神所依靠的概念和理论继承, 那么思想会发生什么?

同时, 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前哲学”的阶段, 而是发明了自己的抽象概念, 开发了另外的知性根

源。因此，中国不乏稳定明确的思想，是个好的研究和比较的对象。

三，迂回的好处—— 回归

这种迂回的好处是双重的。首先是发现其他可能的沟通方式（于连教授称之为其他的心智）以及由此探测思想的异乡能一直走到哪儿。中国是行走在西方的存在概念，上帝观念，自由理想等重要哲学元素之外的，它按照它的轨迹思考，所以中国吸引欧洲的是把思想从其希腊轨迹中解脱出来。因此，这种迂回也意味着一种回归：从这个外在性的观点出发，问题又回到欧洲理性据以发展的那种深藏的不明晰的成见上去，迂回的目标是回溯欧洲思想中没想到的东西，在这种外在观点的基础上，从侧面研究欧洲理性。

四，一种对外在的“解构”

于连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这种通过另一种思想的迂回过程，应该克服和避免容易的普遍主义以及懒散的相对主义。这种通过中国的迂回，其功能是方法论的、策略性的，意在渐进的演进一系列差距，他称此为“外在的解构”。因为，从内部行动可能会夭折，只有中国才能成为有别于希腊-希伯莱根源的另一个原始的发源地。

五，“差距”研究

不能居高临下的比较，也不能将中国与欧洲一分两半进行平行比较，因为二者不属于同一张纸（即前面指出的异）。于连教授在迂回的办法之下，局部的尝试，用的是渐进地、一个网眼一个网眼地织网的方式。正是通过这张中，欧之间仿佛网状的逐渐分支的未定系统，他试着重新考问欧洲理性那未明确表达的选择，这导致一种旨在打开我们知性并重新显示可思场域的“去”和再-范畴化的系统工作。

六，对哲学的再质疑

在这一部分中，于连教授围绕着他的以下三部著作：《本质或裸体》、《论时间》和《大象无形》，从哲学上探讨了裸体，时间，象，绘画等问题。他尤其强调《大象无形》，这部针对绘画的非-对象的论著使他提起并连接起他的研究的众多问题：特别是“淡”，“完形”，“隐喻性”等对立形式-模式和裸体象征的理性美的崇拜的问题。

这一系列的论著毋宁说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这些章节一环扣一环地编织一种问题之网，为了获取中国和欧洲的未思之物，于连教授在二者之间拉起了这张网。

七，通过回答反对意见证明这种异国特色的合理性。

第一点被指责的可能是天真的滥用“传统”：不存在“西方”传统，西方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从外部，例如中国看西方，人们会对一致的结果，甚至对那些最细微的相通之处尤其敏感。我们设想没有背景关系的自由，但不应该忘记思想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条件。另一点指责是哲学的定义本身。哲学没有停止探讨它自己的相异性，这种相异性不断地穿越和活跃着哲学史。困难在于：对一种异义，为了说它，我们如何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它的偶发性？于连教授宁愿从我们理论话语的边缘中收集的术语出发，而不是使用哲学的宏大概念，这些术语更加可以支配，更好地适应意义的开放。他把这些术语上升为概念：“淡”，“隐喻性”，“势”，“调节”，“效率”，“相配”。第三点是针对差异的地位。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成见（它从此思考）。中国更加明确实在的过程的性质，特别是连续过渡和经过的形态。相反，欧洲则更多地阐明模式的权力及其予以真实以形式的能力。

八，于连教授点明了他的论述主题：关键在于，不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知的世界，一个思想的工具。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角色是“启示者”。为了回溯到思想的各种条件，似乎需要一种迂回，一种策略。所以，从希腊出发，他进行了通过中国的这漫长的迂回。但是，他也意识到，一种“方法”或“法则”指导心智，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这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

在最后一节“意识形态的游戏：普世或普形”中，于连教授指出，虽然一开始他就注意把考察从人们可能期待的意识形态的游戏中解放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政治的游戏又出现了。因为，在“全球”思想的时代，存在着混淆“普世”和“普形”的危险。二者的混淆使中国思想迷失：因为，用从西方起源的世界术语改写自己（主体，客体，抽象，具体等），中国思想就会变得难以解读，难以理解。

通过中国，面对面地思考它，目的就是重建“非-共识”（但并不丧失思想的“异”性），关键在于从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打开对话的条件——人们常说的“文化对话”，必须有一个各种立场和观念的“距离”，同时还有一个“逻辑”。否则就会看到因封闭而产生的愚蠢的同一性在“同言重叠”的形式下形成。

这也是使思想重新恢复张力、从焦虑中走出来的途径，否则全球形式主义注定使思想难以自拔。

文章添加：[消失的火](#) 最后编辑：

点击数:914 本周点击数:1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zhongda

于2006-10-24 17:15:21

视域是不是就是按照某某观点来观察评定一个现象？比如某些事，在道家眼中怎么看，在儒家眼中怎么看，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怎么看，在存在主义者中怎么看？是这样的吗？

哲学喜欢玩弄词汇，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更多评论>>](#)

[思问哲学网](#) Copyright (c) 2002—2005

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

蜀ICP备05015881号